

YUYANXUE
YU
SHI XUE

ELUOSI SHI XUE YANJIU

孙 凯

刘建国

主 编

语言学

与

诗学

俄罗斯诗学研究

军事谊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爱华

封面设计：朱晓智

版式设计：李 原

ISBN 7-80150-509-3



9 787801 505095 >

ISBN 7-80150-509-3/H·6

定价：8.00 元

语言学与诗学

——俄罗斯诗学研究

主 编 孙 凯 刘建国
副主编 董文周 徐 星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与诗学:俄罗斯诗学研究/孙凯,董文周主编.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1
ISBN 7-80150-509-3

I. 语… II. ①孙…②董… III. 诗歌—文学语言
—研究—俄罗斯 IV. 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320 号

书 名:语言学与诗学——俄罗斯诗学研究

主 编:孙凯 刘建国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4.875

字、数:102 千字

印 数:1-1050 册

书 号:ISBN7-80150-509-3/H·6

定 价:8.00 元

前 言

诗歌是文学语体的三大形式之一。文学语体是为艺术领域,确切地说是为文学服务的言语变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即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感情的艺术。因此,多年来形成的观点是诗歌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只分析它的形象性。波捷布尼亚(А. Потебня)就说过:“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包括诗歌”。(文论选,1989:1)即所谓的艺术就是用形象来思维,殊不知,诗歌也是由语言组成的,也包含语言学所研究的所有问题。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前人们即使对诗歌进行语言学分析,也常常只局限于它的某些很特殊、极明显的特征,如节律和语音。而这只不过是它的被列入整个表现体系,并且只有在这个体系中才能被正确理解的个别因素。早在1924年,形式主义者梯尼亚诺夫(Ю. Тынянов)就出版了《诗歌语言问题》,堪称是把语言学与诗学结合研究文艺的典范。季莫费耶夫(Л. Тимофеев)在《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тиха》一书中指出:“诗歌是一种语言体系。”(Тимофеев, 1958:17)既然是一种语言体系,肯定也包含有语音、语法、修辞、语义、语用等一系列特点。

卢济娜(Л. Лузина)在《Структурно -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ихового текста》一文中指出:“不久以前,几乎每一种对诗学篇章的语言学分析都始于对以下论题的论证:

即语言学也有研究诗学言语的权利。”“目前对诗学领域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合法性已得到证实。”(Лузина, 1985:160)加斯帕罗夫(Л. Гаспаров)也指出:“正是从语言学角度才有可能解决诗学研究中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Лузина, 1985:161)特罗什娜(Н. Трошина)也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逻辑意义,其中语义、语音、语法、修辞特点紧密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中才能表现出作品富有诗意的美妙之处(Трошина, 1985:117)。黄国文的论述也很精辟:

对一个语篇进行分析,可以在语音、书写形式、音位、拼写形式、词汇、语法、语义、语篇结构、语篇指向性等各个平面上加以全面考虑。但是,由于语篇的交际功能不同,语篇的体裁有异,语篇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所以不同语篇有不同的“突出”特点。在实际分析中,在各个平面上对每个语篇进行分析往往是不经济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有的语篇在这一平面最突出,有的语篇在另一平面较引人注目,有的语篇则在几个平面更有注意价值。因此,在语篇分析中,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根据具体情况,抓住几个要点,在几个最突出、最有代表性、与语篇的交际功能关系最密切的平面上进行分析(黄国文,1988:37)。

众所周知,诗歌乃是诗学言语中具有特殊色彩的系统,与普通语言学规律又有着密切联系。诗学言语在节律的有序性和结构的有序性方面与其他类型的言语有所不同,它通过各种重复和排偶、语音修辞、意外意义的接近和对立为语义上的重新理解,偶尔的加强语势的意义的出现,语句或整个篇章语义信息的增加以及内容总量的扩大创造了条件(Медведева,

前言

1985:38)。诗学语言的美学功能建立在许多方面适当搭配的基础之上:语音、节律、语法、语义、修辞、语用等。因此,我们试图对俄语的诗学篇章在语音、语法、修辞、语义、语用等几个方面进行描写。

季莫费耶夫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对俄罗斯诗学语言中的语音功能问题有过论述,只是当时他只注意到语音在诗学语言中起着某种作用,而对这种功能的理论依据则未涉及到。1974 年茹拉夫列夫(А. Журавлев)出版了一本专著《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书中第一次对俄语字母的意义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描述,但对诗学篇章中语音的功能问题则着墨不多。直到 1989 年戈列里柯娃(М. Гореликова)和玛戈美多娃(Д. Магомедова)在《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一书中才对诗学语言中的语音问题,特别是语音重叠和韵脚在诗学语言中的美学功能进行了专题描述。

对诗篇中的语法问题进行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最初的研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如上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中就在语法层面上对诗篇进行了简单描述,但是比较笼统,其中对代词的着墨较多。对诗篇中的词法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数 1988 年出版的伊奥诺娃(И. Ионова)的专著《Морфолог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动词的词法特点没有提及。1960 年出版的波斯别洛夫(Н. Поспелов)的专著《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стихотво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ушкина》首次对诗篇中的句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 1986 年出版的科芙图诺娃(И. Ковтунова)的专著

《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则是结合修辞学和语用学对诗篇中的语法现象(包括词法和句法)进行了研究。

在《诗学篇章的修辞学研究》中本书选取了隐喻、矛盾修饰和排偶三种辞格。这三种辞格在俄罗斯有关修辞学论著中都有论述。特别是隐喻,论述较多。但这些论述也都显得零碎,缺乏系统性,并且都是在句子平面上加以论述的。而从篇章的角度,特别是从诗篇的角度对辞格的研究都有所欠缺。

对篇章的语义学研究在俄罗斯起步较晚。1983年由诺维柯夫(А. Новиков)编著的《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主要考虑人机对话问题,因此研究的对象是可以形式化的篇章,自然不包括诗学篇章和文学散文,因为“它们的形式化并不为某种实际需要所操纵”(Новиков, 1983:6)。1984年由波波夫(Ю. Попов)和特列古博维奇(Т. Трегубович)编著的《Текст: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емантика》主要描述了报刊语体篇章的语义问题。此外,在戈列里柯娃和玛戈美多娃的论著中虽然对诗学篇章进行了分析,但主要研究节律、语音、词汇以及语法这几个层面,对诗篇的修辞层面和语义层面并未涉及。而在莫尔恰诺娃(Г. Молчанова)的《Семан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中虽然对诗学篇章的语义问题有所论述,并结合合作原则对文学篇章中的蕴含进行了分析,但该文都是以英语篇章为素材。在国内俄语学界,对俄罗斯诗学篇章的语义问题进行研究的也不多见。

结合语用学对诗学篇章进行研究的目前更可谓是凤毛麟角。因为传统观点认为,诗学篇章只有美学功能,没有交际功能。而语用学研究的则是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而诗学篇章的交际环境似乎很简单,所以,语用学一产

前言

生就把诗学篇章排除在外了。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诗学篇章也具有交际功能的观点。我们认为,诗学篇章如同任何其他篇章一样,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和交际的完成性。只不过诗语中的交际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自语”或“内语”。近年来,中外学者都已开始研究诗篇的交际功能,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形成气候,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了。

篇章语言学又称话语语言学,是一门以连贯性话语为对象的语言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打破了以往语言学仅仅局限于对句子以及小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进行研究的框框,运用有关科学的成果,系统地探讨语言交际的前提和结构,探讨话语发生、话语理解和话语模式等问题。这门学科把话语看成语言单位,研究构成连贯性话语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关系。作为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诗学篇章如同任何其他篇章一样,也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和交际的完成性。连贯性又叫联系,指篇章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它可以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上。因此,联系又可分为语音联系、语法联系、修辞联系、语义联系和语用联系。程雨民在《语言系统及其动作》一书中指出:“构成语篇的关键是连贯性。”(程雨民,1997:100)特罗什娜说过:“对诗篇来说,语音联系和修辞联系的意义尤其重要。”她认为:“在诗篇的结构中,语音方面的技巧应该被熟练地掌握。通常语音的协调能够突出或加确诗篇各成分之间语义的协调;同样,诗篇语言单位的修辞特点也应该被熟练地掌握,由此而构成语音链和修辞链。它们作为积极的、有组织的成分在诗篇的结构中发挥着作用。”(Трошина,1985:115)但她同时认为:“在所有这些联系中语义联系是最重要的,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都围绕着语义的组

合如何适应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来安排的。只有在这几种联系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表现出篇章完整性的特点。”
(Трошина, 1985 :116)

本书运用篇章语言学的有关成果,在语音、修辞、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几个层面上对诗学篇章进行分析。在我国俄语学界,从语言学和翻译的角度对俄罗斯诗歌、诗歌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语言学、文艺美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对俄罗斯诗学的研究尚属极为薄弱的环节。由于很多方面都是在进行尝试,可以借鉴的资料有限,加之水平欠缺,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

2006年1月

参考文献:

1. Гореликова М. И. Магомедова Д. М.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М] Издание 2 – е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9
2. Ионова И. 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М] Кишинев “Штиинца” 1988
3. Ковтунова И. И. 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4. Лузина Л. Г. Структурно –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текста [А] Структура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5. Медведева С. Ю. 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前言

языка [А] Структура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6. Попов Ю. В. Трегубович Т. П. Текст: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М] Минск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7. Новиков 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8. Поспелов Н. С.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стихотво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ушк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0

9. Тимофеев Л. И. 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тиха [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10. Троишина Н. Н.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вязность и нормативность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А] Структура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11. 程雨民《语言系统及其动作》[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2.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С] 三联书店 1989 年

13. 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М]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诗学篇章的语音学研究	(1)
第一节 诗学篇章与音响表现法	(1)
第二节 诗学篇章与音响形象法	(11)
第二章 诗学篇章的语法学研究	(20)
第一节 诗学篇章的词法特点	(20)
第二节 诗学篇章的句法特点	(35)
第三章 诗学篇章的修辞学研究	(51)
第一节 诗学篇章与隐喻	(51)
第二节 诗学篇章与矛盾修饰	(61)
第三节 诗学篇章与排偶	(70)
第四章 诗学篇章的语义学研究	(79)
第一节 诗学篇章的语义结构	(79)
第二节 诗学篇章与词义变异	(89)
第三节 诗学篇章与陌生化	(98)
第五章 诗学篇章的语用学研究	(108)
第一节 诗学篇章的交际功能	(108)
第二节 诗学篇章与指示语	(119)
后记 诗歌与散文	(132)

第一章 诗学篇章的语音学研究

第一节 诗学篇章与音响表现法

传统观点认为 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 语音通常被认为是随意的和无理据的。我们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讲 语言即是语音和意义的统一体 语音是意义的外壳和表达形式 而意义则是语音的内容 起着主导作用。

有关语音与意义的关系，雅库宾斯基（Л. Якубинский）写道：“由语音引起的情感 不应该在与内容引起的情感的相反方向白白流逝 反之亦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诗歌的内容与它的语音组成就会在感情上处于相互制约的地位。”（Журавлев, 1974:98）在关于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中相同的流音辅音聚集问题的著作中雅库宾斯基指出，在诗歌语言中这种聚集是允许的 可以接受的。在某些情况下 为了引起某种激情 或者为了烘托、突出某种感情、意味 有些诗人反而有意识地运用聚集流音辅音的手法。而在实用语言中则是不行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言语的速度就会放慢 它的机械性就会被破坏，过多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语音上（Медведева, 1985:40）。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在从事文学创作时，都很重视语音的配合。契诃夫在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

说：“我通常是在校样上最后完成我的小说，而且不妨说是从音乐性一面来修改它。”（刘焕辉，1997：121）日尔蒙斯基（В. Жирмунский）在《诗学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语音对于诗人并非无关痛痒。它在艺术作品中也并非毫无作用。它不是伴随诗歌形象同时流动的杂乱无章的音响，而是深蕴艺术表现力的极重要工具。诗语之音是调整有序和组织有方的。音的独特选词和独特配置把诗歌言语与散文言语相区别。”（文论选，1989：226）可见，大家都十分重视语音组合的修辞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语音可以说是一首诗的灵魂。诗学语言中，使用某些音来造成某些印象，从而加强表现力的方法，叫做“音响表现法”（Звукозапись）。音响表现法的核心是选音，就是指挑选音响相近的词，使诗歌达到音韵和谐的目的。俄苏诗人较常用的音响表现法是语音重叠（Звуковые повторы）。

对我们来说，随着语调表现力的增加而自然增强的语音和语调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把语音重叠与诗歌强调发音的目的性相联系，我们是无法理解言语和诗歌中所谓的语音重叠作用的。语音重复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是极普通的语言现象。事实上，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音位的实际数量都不超过 60 个，并且常常要少得多。比如，在俄语中只有 39 个。在一个句子中有大量单词的情况下相同语音很频繁的重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Тимофеев，1958：32）。这里的问题并非在于语音重叠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它们在某种语言体系中明显与否。比如说，在逻辑语言中，语音重叠的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术语的重复既不能使它的意义有所增加，也不能有所减少。而感情类语言则相反，它的特点理

所当然地决定着它要依赖于语音重叠。正是这些重叠才为语调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因此，语音重叠的作用与其说是狭义的语音方面的，不如说是广义的语调方面的。

在普通言语中语音具有一定的频率。在篇章中，如果部分音处于标准之内，那么这些音就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色彩和感情色彩，它们的象征意义只是潜在的。语音的数量明显地偏离规范会极大地提高它们的信息量，它们的象征意义在读者的潜意识中好像突然爆发一样，从而使整个篇章的语音意义具有某种色彩。这种情况是诗人对音有意选择造成的。比如，叶塞宁（С. Есенин）的诗歌《Я помню, любимая, помню...》中有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любимая”主题和“другая”主题。在频率方面明显占优势的是字母 ю 和 г 很明显，诗歌的音响表现法是以 ю 和 г 频率的交织为基础的。在第一诗节中突出的是“любимая”主题：

Я помню любимая помню
Сиянье твоих волос.
Не радостно и не легко мне
Покинуть тебя привелось.

这个主题是用 ю 的突出来强调的 然后 ю 的频率下降到正常标准 而在最伤感的、表现 другая 主题的第三诗节中，г 的频率急剧上升 大大超出了 ю 的频率：

Я помню ты мне говорила :
“Пройдут голубые года.
И ты позабудешь мой милый,
С другой меня навсегда.”

第四诗节又使它们的频率均衡了。而在第五诗节两个主

题紧密的交织使两者的频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 ю 的频率还是占第一位的，这也符合最后几行诗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И сердце остыть не готовясь
И грустно другую любя
Как будто любимую повесть
С другой вспоминает тебя.

在普希金 А. Пушкин 的《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中也有两个语调主题：彼得一世 (Петр I) 和叶夫盖尼 (Евгений)。第一个主题的特点是庄严华丽的语言结构，热烈而充满激情的发音。这一特点特别有助于强调语音重叠的作用，因此，它的语音成分就特别明显。同样的重复在不同的语调环境中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有时极富表现力，有时则相反，几乎是不明显的。彼得一世主题完全是靠语音重叠支撑的，而在失去华丽性和庄严性的叶夫盖尼主题中就不需要这种语音色彩，即使出现语音重叠，它们也不太明显：

О чем же думал он? о том
Чтобы был он беден, что трудом
Он должен был себе доставить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честь

这里同样具有语音重叠：о чем - о том, был - беден - был, трудом - должен - доставить 等。但是由于这些诗句是基于日常的、无表情的语调之上，整个诗段描述的是叶夫盖尼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思想，而且感情色彩也不强，因此语音重叠在这里就不作为表现力的手段。

相反，在《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Вступление》中，我们对单词的语音结构将会有完全不同的

感受。语音重叠作用的加强是建立在该诗段语调改变的基础之上的：

Люблю тебя . Петра творенье .
 Люблю твой строгий . стройный вид .
 Невы державное течение .
 Береговой ее гранит .

在这一诗段中，语调方面的提高是很明显的。它被分割成许多圆周句，这些圆周句在语调上的统一是用 *люблю* 的重复来达到的。这里的每一个词都被“加重”（на весу）都是用“特写镜头”（*крупный план*）表达的。因此，语音重叠在这个语调的“培养基”（*питательная среда*）里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对单词相近语音结构的突出、强调能够赋予它们更强的表现力，从而使这种感受产生更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了彼得事业的伟大。因此，*строгий* 和 *стройный* 就被视为语音重叠。

正是语调才使诗篇中的这些词具有深刻的涵义。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抒情诗中有许多诗句‘不包含特别的意义 尽管不乏普通意义 它们能够表达无限的、意味深长的涵义’（*Тимофеев, 1958:83*）。他引用下列诗行作为例子：

Он во гробе лежал с непокрытым лицом .
 С непокрытым . открытым лицом .

看起来这里三次重复指出脸是裸露的，单词的意义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增加什么，但在重复这个词时，我们的激动之情越来越强烈。这种激动之情使感受更加深刻，并且使它具